

血染的金达莱

——撤兵朝鲜纪实

许晨 著



社会出版社

血染的金达莱

——撤兵朝鲜纪实

许 晨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2 号

血染的金达莱——撤兵朝鲜纪实

许 晨 著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

济南七二一三工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3.5 字数 250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一版 199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定价：6.80 元

ISBN 7-80088-339-6/Z·44



作者简介

许晨，男，36岁，生于山东德州，原籍陵县。1971年9月参加工作。1979年5月从山东省作家协会特招入伍，任济南军区空军政治部创作员。1989年7月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被授予空军少校军衔。自1975年3月在省报《大众日报》发表作品始，17年来共在《山东文学》、《人民文学》、《十月》、《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过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过《居者有其屋》、《人生大舞台》、《中国团在俄罗斯》三部长篇报告文学，多次获得省级和全国性的作品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第一章	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朝鲜战场上出现了和平转机	1
第二章	打着白旗的“联合国军”代表团,并不是前来投降的	14
第三章	乔埃利用“记者问题”发难,南日据理驳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谈成了要谈什么问题	35
第四章	警卫排长姚庆祥在中立区遭枪杀,中朝代表义愤填膺,谈判被迫中断	46
第五章	范佛里特伸出“猛兽之爪”,几经较量,折断在伤心岭上	60

- 第六章** 一架美军飞机的胡乱扫射，却为重开和谈打开了通道。由此，小小板门店名震世界…………… 69
- 第七章** 面对“联合国军”一方的出尔反尔，解方怒不可遏，大骂其“王八蛋”。尽管如此，但步履维艰，马拉松式的谈判仍在行进…………… 81
- 第八章** 粉碎空中“绞杀战”。美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94
- 第九章** 冬天飞来的苍蝇掀起了轩然大波：细菌战！全世界同声谴责美国入侵者丧心病狂的罪行，呼吁和平谈判加快步伐…………… 111
- 第十章** 谈判遇到的最大障碍——战俘问题。美方公然违反国际公约，抛出一块块

	绊脚石	135
第十一章	人间地狱巨济岛。所谓“甄别”是一把屠刀，把战俘营变成了血淋淋的屠宰场	156
第十二章	看押战俘的美国将军成了战俘的战俘，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使华盛顿大丢脸面	179
第十三章	从将军到总统大换班，吹口哨的哈里逊当上首席代表，演出了一场场“逃会”丑剧	197
第十四章	谈判桌冷，战场之热。黄继光飞身堵枪眼，上甘岭巍然屹立东方	214
第十五章	艰难的“战俘协议”终于走出板门店沼泽。不料，李承晚却来了个“就地释放”，前功几乎尽弃	232

- 第十六章** 彭德怀当机立断，发起“金城反击战”。火光冲天，闪出一幕“样板戏”：《奇袭白虎团》 249
- 第十七章** “7·27”，全世界最瞩目的一天。克拉克沮丧地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 267
- 第十八章** 归俘们撕碎身上的美国衣服，扔得满地都是；伤痕累累的手臂上高擎着庄严的五星红旗 282
- 第十九章** 一道铁丝网隔开一个民族、两个世界；热战变冷战，火药味依然没有散去 301
- 第二十章** 毛泽东与金日成在莫斯科相聚，商定志愿军撤离回国。正义之师大凯旋，朝鲜军民洒泪送，金达莱和红牡丹，一般鲜艳一般红 320

附 录

一、抗美援朝战争大事年表 …	361
二、朝鲜停战协定及其附件 …	398
主要参考书目	420
后记	422

第 一 章

马立克在联合国发表广播演说， 朝鲜战场上出现了和平转机

1951年6月23日，即震撼世界的朝鲜战争爆发一周年的前两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可夫·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了如下演说：

“……全世界各国人民都认识到，和平对人类具有最巨大的价值。自从牺牲了千百万人类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到现在还不满六年，而用这样高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却又受到了威胁。……美国和依赖美国的其它国家对朝鲜的武装干涉就是这样政策的最生动的表现。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它一些国家曾经一再提出和平解决朝鲜冲突的建议。战争之所以仍在朝鲜进行，完全是因为美国始终阻挠接受这些和平建议。

“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为了确保朝鲜的和平，这代价不算太高……”

这就是当年举世瞩目的马立克声明。它将对血与火交织的朝鲜战局发生根本性的影响……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与不屈的朝鲜军民并肩地同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在7个月里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入侵之敌从鸭绿江边又赶回到“三八线”。

这时，我志愿军参战兵力已由刚入朝时的37万人增至77万余人，加之朝鲜人民军，我方总兵力共达112万余人。而“联合国军”方面总兵力已达69万余人，其中美军40万余人。他们凭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海、空力量仍占绝对优势，与我方胶着于“三八线”附近。然而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伤心的是，在过去一年的侵朝战争中，他们付出了十几万人的伤亡，耗费了100多亿美元的军费，这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的损耗高出一倍还多。英、法国已表示不愿意继续追随美国，而喊着要走“中间路线”。面对现实，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不由地哀叹：看来用武力征服对手是根本办不到的，朝鲜战场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于是，他和他在华盛顿的幕僚们开始象三火四地寻找脱身之路了。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了在“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建议。次日，杜鲁门迅即予以批准，并授意国务卿艾奇逊着手进行。但是，最初的试探并不是容易的，正如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是啊，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到处去寻找线索。”

他先是要在巴黎的查尔斯·波伦向驻德国的苏联管制委员会主席政治顾问西蒙诺夫询问，对方疑惑地眨眨眼，不置

可否。

他又要驻联合国的欧内斯特·格罗斯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查拉普金非正式接洽。由于其过去信誉不佳，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引起一些误解；继尔又让白宫政策设计办公室的查尔斯去香港寻求接触的机会，辛苦了一阵，仍是空手而归。

“他们怀疑我们的诚意。”杜鲁门听了艾奇逊的汇报后，有些失望，稍停片刻，接着又指示道：“寻找合适的人选继续进行，可以说得再明确一点。”

“哦！他或许行。”艾奇逊蓦地想起了一个人。

“谁？”

“乔治·凯南。”

乔治·凯南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的学者，兼任美国国务院的顾问。他过去曾长时间在苏联工作过，并与马立克等人有些私交，由他出面联系似乎较为便利一些。艾奇逊立即打电话把凯南请到华盛顿，向他交待了这项特别任务。

凯南心领神会，回去后便给马立克写了一封信，要求以个人身份前去拜访他，希望他尽早安排并及时写信或打电话给予答复。

马立克的回信很快飞来了。他邀请凯南前来纽约海滨长岛的度假村作客。5月31日，凯南驱车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到达长岛格伦克福庄园的一幢幽雅的别墅，受到正在这里休息的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热情接待。

海风习习，树影婆娑。

在宽敞明亮的会客室里，彼此寒暄完毕，马立克命服务人员给凯南送上一杯带冰的威士忌，两人直接用俄语开始了

“老朋友式”的交谈，话题很快引上了当前的国际局势。

“我们两国在朝鲜问题上，似乎正在走向一场可能是最危险的冲突。”凯南直接了当地说道，“这肯定不是美国的行动和政策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很难相信这会是苏联的希望。”

听他这样一说，马立克意识到这位白宫顾问此行决不只是看望老朋友，似乎别有他意。于是他机智地反问：“既然美国的行动和政策会造成这样的危险，难道不应该改变它吗？”

凯南没有正面回答，反而狡狴地说：“看来，中国人所导引的航向不可避免地会招致这样的结果。不管北京是否希望这样，但对我们两国来说，这是个引向严重麻烦的趋势。”

“是这样吗？”马立克语气硬起来：“我们曾不只一次提出过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应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人民自己去解决。凯南先生提到中国的行动，你应该知道，中国曾多次提出朝鲜问题应该和平解决。而他们的志愿军，也只是在你们的杜鲁门总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时才进入朝鲜境内的。”

“我说的是现在的危险趋势应该得到制止。我看唯一的办法是双方的司令官进行停战和停火谈判。我们很想知道莫斯科对于这一形势的看法，也想知道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那将是什么样的建议？”

“你知道，苏联并未参战。”

凯南不愿再兜圈子了，单刀直入地挑明了来意：“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是恢复朝鲜战前的状态吗？”马立克进一步追问。

“是的，各自回到战前的位置。”

“一切外国军队应立即撤离朝鲜。”

凯南摇摇头：“这在目前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但将来可以进行逐步撤军的讨论。”

马立克严肃地指出：“朝鲜问题是同整个远东问题连在一起的。美国的政策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只是朝鲜问题，还有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解决的。”

“考虑到美国在日本和远东的利益，美国不能容忍朝鲜落在和美国敌对力量的手中，同样不能同意整个国家落在共产党手中。”凯南停顿了一下，语气稍有些缓和：“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应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来解决，与其他更广泛的远东问题无关。关于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目前不可能谈及，包括朝鲜的前途问题，以后可以讨论。”

马立克静静地听完了，站起来踱步到落地窗前，眺望外面的风景。半晌，他慢慢转过身，目光直射凯南：“你这是官方的意思吗？”

“是的，我代表白宫。”

很快，马立克同凯南的谈话内容通过莫斯科传到了北京。6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秘密访问了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深入讨论了这一事态的发展。其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早在战争爆发初期以及美国出兵干涉之时，我们就多次做了和谈的呼吁，甚至在我志愿军胜利前进期间——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

总理兼外交部长已经就朝鲜及其远东诸问题复电联合国大会，建议召开七国会议，谈判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却被杜鲁门政府操纵的联合国否决了。现在不同了，经过几次三番的较量之后，美国侵略者被打疼了，不得不谋求坐下来谈判了。

“毛主席，您看我们该作何反应呢？”金日成年轻，过去又在中国东北战斗过，所以他对毛泽东一向是比较尊敬的。

“目前战局发展不错，如能再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再谈，将会更为有利。”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思考着说，“但我们是要和平的。如果杜鲁门能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考虑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来谈判，我们也不宜拒绝。是吗？恩来。”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点点头，字斟句酌地应道：“是啊，南北朝鲜是以‘三八’线为界的。现在我们把敌人从朝鲜北部赶出去的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也都不丢面子……”

“可是……”金日成考虑得是最好多扩大一些战果，多收复一些土地。这也难怪，朝鲜是他的国家啊！“我们的战士斗志很高，还可以前进的。再说，美国的诚意也值得怀疑。”

毛泽东掸掸烟灰，接过话题说道：“当然，美国人提出愿意谈判也可能又是缓兵之计，或者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我们也完全能够再打些胜仗。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兵力在数量上虽比敌方多，但在武器装备上仍处于悬殊的劣势，暂时还不可能围歼敌军重兵集团，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把敌人赶下海去……我们的胃口不能太大呀。现在他们愿谈，好啊，谈吧。我们呢，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再打嘛！”……

经过这一番入情入理的商谈，中朝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共识，并决定下一步通过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发出信号。

这样，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马立克6月23日的广播演说。

两天之后，我国《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发表了题为《朝鲜战争一年》的社论。明确表示：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并且一直为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人民曾不止一次地提出或支持其他国家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合理建议，坚决主张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让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国政府却依然幻想依靠它的武力来征服全部朝鲜，进而威胁我国东北，因此，使所有这些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归于失败……毫无疑问，作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个步骤，马立克的提议是公平而又合理的……”

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在田纳西州土拉霍马参加一个航空工程研究中心的落成典礼。他利用讲话的机会，表达了美国当时外交政策的某些调整，虽然仍在口口声声为自己的侵略行径辩护，但中心思想是同意了马立克的建议。他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曾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抱有党派成见的人力图把我们的外交政策说成是‘姑息主义’，还给它加上‘恐惧’或‘胆怯’的按语。……他们是这样说的：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

说不定苏联不愿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我们不致挑起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俄国玩轮盘赌……”

杜鲁门在这里发泄了一通对在野的共和党人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和平天使。此时，他大概忘了：批准美军在朝鲜半岛大打出手的决定，正是他一手作出的。他推了推眼镜，继续说道：“在朝鲜和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些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象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或其他足以使侵略行为得逞的软弱行动。……简言之，我们愿意参加朝鲜和平解决的谈判，但是这必须是一个能使朝鲜人民重新得到和平与安全的真正的解决办法。”

不管是贼喊捉贼，还是欲盖弥彰，他总算抓住了一个“拔腿”的机会。至此，凯南的试探，终于得到了交战各方的积极响应。

然而，杜鲁门仍然不太放心。他指令驻莫斯科大使柯克就马立克的演说去询问苏联政府。当他确知这正是苏联官方的意见之后，立即就趁热打铁，指令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接连举行会议，商讨新的对策。会后，他们整理了一份建议书，由国务卿艾奇逊呈报给他说：“总统先生，我们下一个步骤应该由李奇微将军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司令员进行谈判。”

“唔，这很有必要。”杜鲁门当即批准了这个声明，并指示于6月29日（星期五）把它发给远东美军，电告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训令他于当日下午六点钟，即东京夏季时间星期六上午8点钟转达给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司令